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八十四至八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陳棨

西河集卷八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碑銘一

故明大學士前兵部職方司郎中歷九江道僉事孫公墓碑銘

順治三年

王師下浙東職方孫公以抗戰不勝蹈海死死時海未

靖未能浮海而問所殮也越二十八年康熙乙丑

天子命諸斿渡海剿彭湖逋冦盡翦撲而版畫之于是寧波上下初界于海今皆入附而比于藩落公孫監州君踰海尋公死所得公揭櫝于瀚洲之間遂啟櫝以歸而葬之燭湖燭湖者公里也先是公入解知縣梁佳植夢公坐上有狀元額而公當兒時屢夢狀元與之遊私喜自負謂先達自忠烈公後有解元會元而無狀元即從曾祖榜眼耳應待已以具其數而既而不驗及監州乞銘自言啟櫝時

有張信墓在櫝傍蓋有明開國登殿試第一而葬于滃洲者也然則公之死豈偶然矣公諱嘉績字碩膚浙之餘姚人自五始祖燧以右都御史巡撫江西死宸濠之難追贈禮部尚書賜謚忠烈而名臣代興高祖塤尚寶司卿與兄都督堪弟禮部尚書謚文恪陛皆以孝稱于是塤所生者為上林苑監鏊與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清簡鑨南京禮部侍郎鋌太僕寺卿鋕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鑛實兄弟行也鏊生如游少保文淵閣大學

士謚文恭是惟公祖時公之從祖尚有光禄寺卿如法池州府知府如洵皆以名進士蟬聯而起而如游生應本工部郎中應本生公公以崇禎丁丑進士授南工部主事改遷兵部職方司郎中方是時以氣節見每立朝剛果不阿不附其于大事喜負荷無瞻顧意己卯五月烈皇帝知其才名對觀德殿詢武庫軍器大司馬口蹇不能對公一一指陳上悅賜綵繒二匹䊮一盤公跪謝食䊮竟敕再賜再食之捧繒而出會高太監起潛乞世

蔭公格勿與起潛怒上方閲尺籍起潛假以隙中公遽下公獄時黄公道周以廷諍予杖敇獄吏屏一切服御意叵測公推己所有度事之且從而受易政府楊嗣昌指為黨取同獄黄文煥文震亨等雜治之詞連及公公卬首抗言曰昔夏侯勝在獄中受經于黄霸不以為罪獨柰何寛仁之朝而苛乃出漢世下大司冦忠襄徐公故知公遂出公于獄而轉薦之已而起為九江道僉事命未下國變公狼倉歸里不自量與鄉官熊汝霖破産

括閭左揭竿稱孫熊兵會故曾國避紹興拜公左僉都

御史進大學士劉江而保者凡一年力竭不能支且天

命有歸江枯

王師渡公遯之蓊洲忼愾嘔血遂不起公以順治三年

六月二十四日卒距生萬歷三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享

年四十有四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孫六長

訥州同知即葬公者次訓次諤次諴諸生次謐次詮因

系之曰

古族氏稱金張惟世德表與楊三公禪皆貞良盟王府
紀太常國恩在誰報將公之興以職方斥闒豎清軍防
繒賜綵經受黃用未既國已創傾大廈扶修宋雖昧時
不自量謂車鑾可辟當顧其心猶可諒鹿逐秦犬吠唐
聖浩蕩能恕狂不覿漢釋蒯通乃數盡孤臣亡蹈海死
亦可傷彼殲者洲之傍所與居殿首張翳鬼物知興喪
今來歸瘞舊疆獨湖水何泱泱公之魂翺以翔但假此
留公忠

故明户部尚書原任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姜公墓碑銘

公姜氏諱一洪字開初其先餘姚人曾祖工部公遷餘姚之南城祖行太僕公以他嗣徙杭州歸宗而父光禄公由曹郎出爲知府贈光禄寺卿移家會稽至公兄大宗伯即以會稽通仕籍焉公二十三歲登萬歷丙辰進士越三年辛酉謁選請就教職因以武學教授遷南國子監博士陞南禮部主事調南吏部考功司郎中皆閒

曹與同官魏仲雪申青門為文酒會三君皆丙辰釋褐且同以學博起家今又同部好之自稱曰南銓三友已而改江西副使分守九江道駐節饒陽當是時海內脊脊所在徵民兵加餉凡銳意功名者率以揚厲擊斷催科督役為能事而公獨捐去苛細一切以寬簡治之令有司從尚德敎察鄉民孝弟力田者核其實府縣敦促赴道治次第立堦下公乃出廳事降階勞問賚金帛奬厲鄉民入城觀無不相勸為良民者弟饒俗多溺女女

少士民或中年不得配又惑于形家言停舊木不葬下令溺女與殺子同律停舊木者與暴棺棄屍者同律里隣不舉坐居三年大治乃遷河南禹州分廵道右叅政值霪雨河决民大飢流賊犯隣郡飢民多揭竿應者縣捕之急逋逃滿道路公曰此良民也飢不得食故為盜耳奈何復驅之速罷諸捕卒設法以賑民稍稍還里賊逼葉縣及郟陵見所在有備不得入于是賊帥老回回分犯河北廵撫知公能應變以軍事屬公公乃遣老弱

張幟分布要害而自將捕卒千人前行賊詗知公能舍
之去會巡撫樊公以艱報將舉公自代公已遷福建按
察使閩吏習輭緩公一以勤慎自持八屬肅然凡滯獄
疑讞立爲之决囹圄皆清遂遷廣東右布政司使故事
布政惟左筦賦稅右第伴食徒無清軍名無職掌粵襲
承平久軍丁多爲諸司所役凡衞所存空牒給餼而已
公力清核得千餘人別立隊伍訓練以待用既而進左
粵素饒沃而布政又財賦所自出公準量平衡約受裕

與却羨而塞耗官吏輸餫者朝至夕發完納甲諸省入
覲舉廉卓會推虔撫以政府格之不行前後在粤凡八
年歷丁丑庚戌兩薦至壬午撫按竝疏舉奉旨俟京卿
缺推用值艱歸甲申國變江南柄用者推公太僕卿不
赴會唐王入閩僭位號公亡從之連進吏部右侍郎户
部尚書是時國家方南闢閩所賦者悉鄭氏所有獨雲
貴廣西諸道賦裁足給軍唐王仰頼惟廣東一區而虔
撫復便宜截留之版圖所計雖尚及七省而司農無一

錢公措置盡心力恐民匱遷延間值
王師踰浙唐王使鄭氏守關自將兵三千從延平移之
汀州命公前行峙糗糧以俟而仙霞兵潰唐王走公四
顧無所得馬初坐肩輿行既而散去徒步次興國榔木
村去贛百餘里時相隨止二僕枵腹足盡裂公仰天嘆
曰嗟乎天意有在雖偷生何為矣遂赴水死時丙戌十
一月六日諸生鍾國士見而哀之與榔木菴僧了緣為
含殮如禮越一年公二子南奔得公殮因載歸葬故阡

而屬予以銘公長身白晳廣顙秀眉爲人簡重有徳量
或以非意相干未嘗小怒至大義所在淵停嶽立有確
乎不可拔者言不妄發發必婉而中見事敏而慮事密
艱巨不沮至璅細亦未嘗厭薄故所至不動聲色而事
事就理配王氏封夫人係舉人教授鼎和公女男二長
天植貢生娶陳氏吏科給事中陞太常寺少卿襄範公
女次廷梧庠生娶祁氏巡撫蘇松殉難贈太傅兵部尚
書謚忠敏世培公女女二長適兵部尚書岕雲王公子

貽模次適户部尚書殉難贈太保禮部尚書謚文正鴻寶倪公子會鼎孫三長燦天植出次承燕廷梧出乃為

銘曰

時天水後代為王臣徒席世寵誰報國恩謂當集菀而丁于屯何以自處惟有致身緬稽古昔殷有三仁大者遯荒小者臥薪雖昧時命未度周親其道固僨其心則純蜀之伯約思邁等倫惜乎其志田横之島從者二人椰木之村彭咸若在相從水濆東海烏喙西山草根何

以招之南方之䰟

敕贈文林郎家明府君暨髙孺人墓碑銘

予修明史作先忠襄傳嘆忠襄以死事崇祀嶺表且名其地為忠襄里報卹何厚然猶藉後人侍御恢大其祠而香山子姓有為茂才者復于明崇禎間訟所侵祠地給帖勒石後之有禆于先烈如是也既而

天子臨軒策士于天安門外見貢自香山者詢之則前訟祠者之孫也予方慰勞間而香山選人由舉人授丹

徒令以兄弟行來見且手狀再拜將表其先人之墓而
謁予以文予拜讀之始知向之訟祠者為予族父行而
對策者其孫謁選者即其子也夫予偶感其為人而其
子其孫一時竝見然則孝思之不匱與情感之自通兩
有然矣公諱濬字孟深其先由浙人入湖從明開平王
定江西以世職調守廣東之香山縣至高祖茵尚以茂
才襲百户職祖鳶封文林郎與父元鈺皆以茂才廪于
學而父有足疾公生純孝日侍父疾不出户當五歲時

能治母陳太君喪曁十五父亡公泣必見血每遇禁日
終其身易服而哭嘗以父在時疾不能赴讌會公亦遇
讌會不赴終其身公幼慧試童科冠軍其于諸歳類亦
然繼母麥太君生遺腹弟摠公撫之如父而身敎之弟
亦慧每試與兄爭雄長且貢于廷而公益推甘與弟如
兒時顧公性狷介當明崇禎間從父可珍者浙令也行
取有名浙人多宦粤者自方伯下以令故人人物色詣
公公不見即請名亦不往及身所受知當事自外臺迄

州縣皆重公索公竿牘不可得時公弟及公次子定周皆以文章知于時公各戒飭縮毋請謁嘗云生人惟躬行而已其次讀書外此非吾有也又云人自敬天念祖而外當約以持身寬以待物又云自重者無辱知畏者鮮禍慓省則寡過謙虛則受益以故鄉邑無賢愚皆稱長者里中有悍子迕逆公頻往諭之卒為孝子少嘗與隣人黄亦亨善亦亨子被賊鹵貧不能贖公亦貧賣宅傍菜園代贖之有先世所遺田庄數百年物也豪家忽

佔去公不與爭獨訟其先世崇祀忠襄祠地被豪佔者
閱州縣數年必請復乃已久之豪慙悔退還公嘗入山
覔葬親地夜行多虎見前有光曜如燭導之數里及得
路光滅人以為神所佑云公配髙孺人髙孺人者名家
女也幼讀書能通女箴列女傳暨歸公與公合德宗黨
多稱之順治九年山賊起破城殺官剽庫藏平南兵驟
至巷戰孺人覘事迫恐及辱念所生女已適郡司馬蕭
君子茂才而所居同里急呼女至袵衣顧宅傍井齊投

之男新周崇禎改元以茂才守忠襄祠者縋城入覔母見母死亦慟哭而湛于水其月其日合兆于其山而表以碣康熙癸亥次男定周請書碣定周順治丁酉科舉人即新授丹徒令者乃為詞曰

惟是懿哲先以峻行讀經談義曰惟方正孝乎惟孝友弟為政施之鄉邦必共與敬以是孚達早播桑梓比之王烈在孝弟里雖復文翰卓犖無比次仲書勢鴻騫鵠跱世所珍匿皆其技末獨此躬修如星如日言成標範

行萃科律況當家庭皦皦大節中閨姱嫓言容德紅披帷吟誦有林下風如何于毒與尤來逼慨然致身瑩于寒冰所羡子女俱秉令敎女既殉母子亦死孝盱江是浮汨羅可弔不媿忠烈世禪廟貌自古至德爲表爲箕誦芬揚駿俟之後時凡銘貞石汗簡之資繼爲史者尚其思之

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沈君墓碑銘

君典江南試撤棘掐子于烏衣自言入衡鑑堂時見按

側賢書例鐫從前論秀名應手開揭則先王父王梁公名籍出所揭版蓋故明萬歷丁酉以國子從應天榜入觧者既而飲于堂堂例題名列典試先後自本朝開科逮今為一石植至公堂右而故明自洪武庚戌劉誠意為主文官始迄崇禎壬午為一石植是堂側乃就坐仰視則適刺萬歷甲子先外王父姜宗伯公名怵然動心予生于甲子是年宗伯公適撤棘歸值予彌月已命有名矣宗伯公曰以予闈中見是子非是名也因改今名

且曰是子宜嗣我然嗣我于此已耳遂取宴時所饗銀鵝佩之以為券今予忽覲王父籍而外王父所先鑒不幸左驗然則予數止此乎予笑慰之次年招予于京師不果又次年君轉都官又次年計至時予方游吴門哭于旅又次年而君之柩自京師歸始就哭于喪次于是君子五杲出狀請表碣不敢辭君諱嗣范字康臣别字肯齋自唐成德節度使由蜀遷越為越人歷宋郇國公元昌平提領公下至明素庵公徙山陰之隆興里君生

而英敏四歲就王父索一硯奇之弱冠餼于庠例諸生補餼者輪年貢舉倣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謂之歲貢明初歲貢者爲正途科目次之而其後科目重而貢且輕也今三途竝用貢所考選與科目無異君猶不屑當貢及棄去援例入國子就北雍試一試獲薦再試拔進士高等君素擅書法至是凡南宮主文參詳小試官俱素聆君名且工書各屬意君擬廷對處君及第而廷對卷偶誤墨不撿洗以容刀傳臚賜出身

拔授祕書院撰文中書舍人第一時新例以内閣親切
地勿用貲郎特遴進士有才望者充之君首應是選會上
兩宮徽號貤贈遂以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録充史館收掌官五年告成且開代紅
本悉經撿點賜金幣加級壬子典江南鄉試先是
天子念東閣制誥諸舍人橐筆勞苦當與簡主文官而是年
適纂修實録有成効遣君遂用爲例既而復命嘉其能
内轉乃以資格稍遷刑部廣西司主事君自文林君贈

君歷世鼎食少豪侈不撿揮金刀如流泉結納天下賢
長者且游于聲伎後房充陳供具服食不能嗇既仕而
家産散落鬻所居廬為入官釜庚家如單寒而君不纎
悉芥蔕益刻苦自厲自國子就試暨入官九十年思還
故鄉江南試事竣計去家千里而近撫環輙泣曰吾入
都時親朋餞于郊且有贈以衣裝者今歸而無一錢為
襍報資縱人不我責吾能㥅然行鄉里閭耶遂不歸君
篤于友愛仲弟華善病貽書憂勞既招華江南同臥起

時友人毛甡在座比夜必飲飲必着曙向與甡飲家采山堂甡善歌君吹洞簫和之能曲折倚其聲至是置一笛比夜必數弄倚歌至一月乃罷嘗泣曰吾髮種種吾入長安後求兄弟友朋如此會鮮矣君好學尤好過人嘗與同郡徐緘張梯姜廷梧及毛甡為詩文角勝中秋夜苦吟作明河篇數千言輟筆而血嘔自太陵出漫銅盎臥病幾死比文戰不勝鍵户揣摹有日者告星過癸卯後當不利君惡其語益發奮必以丙午售後入秘省

與同舍郎汪君相倡和爭去恒體今采山堂續集則當時所為詩也汪君嘗語君勤于酧應叱辦事之暇有以詩字索者輙應不茍其主文時凡退卷皆親閱至遷刑曹例以新遷者視獄晝簡因隸夜宿犴狴外三月而代名為提牢時朝審秋决諸重囚日未得蔽而滇閩適亂囚且溢獄君驅伍伯供隸事食寢不給會天寒囚饑貸錢市衣米散活瘐衆而君卒以是瘁死君嘗曰吾畏親獄少時過訟亭聞敲骭聲輙驚悼累日夫以慎獄之人

而親獄宜其痒也君所著采山堂詩集八卷續集十卷擬樂府一卷文一卷其試策雜文集不載銘曰

謂才足恃科目以幾何為入官厄于曹司召公是似郗家見奇惟生與死鑠院而知只憐官貧生不能歸死而憑者墓門之碑

西河集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八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碑銘二

故明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兵科給事中來君墓碑銘

君諱集之字元成曾祖日升以嘉靖甲午舉人官雲南師宗州知州有文名而君繼之早歲通經稍長即能以詩古

文詞爭雄藝林而阨于童試崇禎六年始以附學改學生廩食高等八年禮臣請特科舉天下士每學取廩食高等者設兩場試分經義論策硃其書與鄉試埒而君舉第一貢之南京國子監領己卯鄉薦庚辰成進士時房官陳函輝能文同房所收皆一時名下士聲大噪而館選數阨擠之改南京安慶府推官會天下多故獻賊破蘄黄流及旁郡沿江烽火接安慶君力措拄之晝營儲峙夜率伍伯邏雉堞閒顧兵民雜糅楚帥防江者駐安慶營日以蒭茭不即

給糗精闕然洶洶懷亂心而前後撫軍擁幕府自大鮮
所獻替君獨竭忠誠以告陰為調劑得遂所陳請以故
羈縻之雖賊三薄城而得以不壞方是時二京臺省聞
君名疏記其所為爭起薦之章凡十數上而畿輔踵冦
留不下乃以壬午鄉試充南京同考官薦戚藩等凡九
人平賊鎮帥者寧南侯左良玉也遇賊湖湘間不利且
匱餉大掠而東舳艫銜于江聲言勤王師所至讙譟不
可測君駕舟見良玉良玉擁樫 具蹻屣出揖嘖嘖稱君為推

官有名握手深結納由是下江悉無恙旣而賊犯闕事棘南京拒賊者取君為兵科君不就先是鳳督馬士英以招永城賊募兵黔南道徽州兵饑剽食于婺源村民民拒且鬬殺傷黔南兵士英大怒特檄君往治欲以亂民律掩殺而君撫諭之覆言民殺刼人賊非殺兵無罪宜勿問士英心恨之而外憚其直顧無如何也至是君取名而士英方以故督入柄政反言君可用署以兵科將欲收之為私人而君恥不附遽改兵科為兵部後以

他臣薦仍改兵科且並進太常少卿而
王師已南下矣初君父舜和公亦廩食于學課君及君
弟于儻湖之濵君嘗過念之曰此先公授書處也至是
髡髮匿湖濵以著書自娯購古今載籍弆其中日與容
論文及古今興喪得失無近代掌故與夫身之所聞見
者燃薪繼景娓娓不能已四方請教者踵趾相錯共稱
為倘湖先生明制輕武士遇戰衣輙嫚易之視若蒯隷
即季世用兵稍稍敢自桀而終壓于制不得遂方君為

推官時安慶帥馬君投糧儲道以名刺以為鎮將與叅政可平行也叅政責易板不報既而叅政驟開府巡撫其地乃修宿憾將置帥于法而君力解之且薦用馬至是帥歸命略地江東

世祖皇帝嘉其能賜之以名且令提督江南兵開牙吳淞于是擇使拜書幣乞君況臨君以角巾往開轅迎君饗于堂勝地行酒臚列山海不可識人以為此國士之報云康熙十七年

上開博學鴻儒科召天下才學官人可備著作顧問之
選者撫軍以君應君辭之且曰吾年七十餘已嫗矣尚
能為成君作衣補耶康熙乙卯君自為誌銘以為他人
莫能言且多諱也越八年壬戌君始卒又三年其四子
燕雯以己酉舉人赴公車門值子直史館闡分明史文
苑傳得君名已起草去燕雯適詣予具言寵門之石先
公已自銘之矣惟是嘉懿未盡學者將勒文于饗醴之
版比之顏光禄之碑靖節此非先生文不足重亦惟是

先生與先公為忘年交文章親昵足徵信勿訣予曰諾又十年乃始為此君所著書目備載明史經籍志其在經曰讀易隅通曰易圖親見曰卦義一得曰春秋志在曰四傳權衡在籍曰倘湖文稾曰南行偶筆曰南行載筆曰倘湖近刻曰倘湖詩餘在雜著曰樵書初編曰樵書二編曰茗餘録君嘗曰讀易隅通者一隅之通也然予是時方嬰城藏燈木樵每從塹隅旁通之自為誌曰予所著有其書及雜劇之兩紗秋風三疊而已稾兩紗

三疊史志皆不載以雜劇故也顧予知君事君以崇禎己巳赴童試縣斥之粘其文于門庚午再試再斥之然而府試拔第一時年二十七始附學于是作兩紗劇一紅紗謂以紗幛目眯五色也一碧紗則紗蒙其舊所為詩貴與賤易觀也夫通塞之難憑如此予六人皆以文名具劉氏補誌玆不載銘曰

君功在一方而名垂四涯其文可傳者則藏之倘湖之湄誌而銘君自為之遺言軼事不可旣于是乎有墓旁

之碑然而遲之以至于今曰非諛墓辭

汪贈君墓碑銘

汪贈君以康熙改元之一十有四捐館舍去予方赴徵車未皇弔也越明年予以史局留京師又十年告歸始與贈君之子游嘗從舊文社祭酒在先朝訂交若柴君虎臣陳君際叔輩藉藉稱贈君為人時用知物善推有以益所無與貧賢者往來不私其居出物鮮留吝而終以不匱今其人不可見矣而善子繼之見其子則一如

見贈君焉以故予與贈君之子交稍通即予身所遇偶為他誤亦嘗藉贈君之子以補鏝其間予因而好之乃距告歸又十年而後以修贈君墓謁予為碑予何敢辭予按贈君狀知贈君生于前朝萬歷之三十六年當崇禎改元海颶發三日東洋水高挾陂塘而奔而上江蜃蟄四起湰洞之出山者灌濩而下山海相搏擊骫浮蔽江會贈君齋載歸駕所乘舟率長年拯溺每拯一人則量棄所載懼不容也及拯滿而載已盡暨十三年秋旱

蝕南飛斗米五百錢冬大厲贈君賑以糜凡執厲來者悉納之或以傳厲告君不應乃飢活而厲亦無恙當是時國運方百六天變日至父老嘗言辰水辰旱土敗而民散則以洚水當戊辰而蝕在庚辰予少每聞之而怵于心也然而天有災人則弭之國固不可支而閭里草莽乃先茫而依維之自明亂以後贈君每于故交之貧者倍相周䘏家人戚友凡有婚嫁死喪者求即應之里中寒士每歲除各贈以卒歲之貲如恒課然雖歷久不

已夫天地生財莫之短長然而人每生于羸而死于絀當夫五金在地過而勿視而一經筐篋則遂資之為口體服食舟車棟宇之具乃其羸者嘗至揮棄而不足者銖銖焉此在平成俱有之而喪亂尤甚幸而挾詩書作長吏可矯語廉節陰相撕取而户牖之子家室單弱歲時無以給祭祀進醵修艇每不足以自通彼夫豪奢之俗冬食萍虀晦布星月一飯十金猶歉于茹啖而有如儋石不克暫假升斗即以之摩腹而有餘是升斗之惠

重于千倉一匀之濡寛于四溟也世有贈君吾知閭巷鮮饑溺已順治十六年於潛盜起刼君父于嵓而索其貲君至嵓即羅拜還之嗣後凡在家在客遇有盜輒相戒勿犯贈君諱廷瑜字汝待嶽之休寧人其所居西鄉名西鄉汪氏西鄉汪氏初以勲爵起家而既而甲第遍天下今徙居杭州顧在杭猶隆隆也子肇華次肇昉又次肇齡則世所稱善繼君者君有聲成均而肇齡以諸生入國子不墜其學諸子姓婚嫁俱具狀銘曰

既豐于德而又不嗇於所藏斯進可逮物而退亦自臧乃通財化幣而推恩于鄉邦使閭里貧乏雖居亂而不及于荒則凡少丁百六長罹更革者而聞其言而不能相忘是君雖在地而其可傳者仍在人也曰君何嘗亡

徵士徐君墓碑銘

君仲山諱咸清上虞下管村徐氏歷世以科目為京朝官祖諱隣萬歷壬午舉人僦居會稽父大司馬諱人龍與伯父諱宗孺同母兄弟同登萬歷丙辰榜進士伯父

還下管而司馬公留會稽之稽山門家焉君生而慧一歲識字五歲通一經甫畜髮即能以官監生應鄉舉入場有文章名仲商夫人者大冢宰商公諱周祚女也國色與女兄蘇松廵撫祁公夫人俱能詩近世能詩家呼為伯仲商夫人冢宰公還朝值司馬公以副都御史廵撫山東見君于官署而愛之許為婚姻會國變司馬公以大司農起用被召中道旋返破產與兩浙廵撫黃鳴俊募閭左勤王不利南都建號者仍以公與馬士英同

掌本兵而公怒却之提一旅歸與故總兵官王之仁屯之西陵名西陵軍

王師下江東西陵軍潰司馬公踉蹌走海上家人東西竄匿稍定而君方重病且以國難遘家難意托落無生人趣及行嘉會禮却扇驟見商夫人大驚曰吾以是為王覇妻足矣乃就故居稽山門辟寢前廣庭構以藥欄設長筵當中發故所藏書散堞之而對坐縱觀暇則抽牘各為詩如是有年天台老尼從萬年來遥望見夫人

合掌曰此妙色身如來也蓮花化生相好光明旣而咄唶曰善持之善持之幾見曼陁長人間耶于是君與夫人約請各爲課程吾當著一書銷此白日而子且從老尼請發願寫玅蓮花經三部以延其年何如夫人然之乃復自揣著何書吾研練經術久矣請合幷羣籍而正定之以勒取其意與事之裨世用者筮之得屯之五曰小貞吉大貞凶曰猶之屯爾寧爲其小者而已于是著小學一書愽取揚雄訓纂許叔重說文以及梁顧野王

玉篇并後儒川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陸法言切韻
孫愐唐韻暨宋祥符景祐間廣韻集韻諸書以正字聲
而于是縱考十三經子史文集暨漢唐宋元諸大小篇
帖凡有繫于釋文者悉旁搜愽採以正字義自一畫以
至多畫分若干字合若干卷名之曰資治文字而夫人
齋蔬性不喜肉食至是斷之日給粥一瓷酪一瓷金菊
湯一瓷焚香滌指以辰申二時寫梵頁三番計三部合
計所寫字二十萬八千有嬴凡三年寫成會廣孝禪寺

大殿工竣三日尊者君方外友也率僧衆披衣拜于庭乞施二部去供其一于殿極甍間周以朱木函而㲄結之使風雨蟲鼠俱不得蝕而納其一于毘盧遮那世尊腹中綴以金銀寶珠而冪以錦紋撾鼓集大衆宣揚之其餘一部則送之天台萬年龍藏中以老尼從萬年來也康熙十七年

上開制科令京朝内外各舉郡縣有才學而堪與試者道撫爭薦君君辭不得遂赴京先是閣中判詞頭照前

代典例多用查議查覆諸字而髙陽相公精字學謂字書無查字縱有之不作察解此必原判是察字而北無入聲呼察聲如查故訛查耳訛字何可用因啟奏御前凡判詞查字俱改察字然終不觧查與察沿訛之始至是應制科者紛紛至每至必合數十人謁相公門下君進謁髙陽相公徐詢曰察聲訛查有始乎在坐無對者君逡巡曰漢書貨殖傳有之顧查為在聲之訛非察聲訛也髙陽矍然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爾雅曰

在察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第三聲呼在為查以查與槎同漢書貨殖傳山不茬蘖即槎蘖也而字乃從草而諧以在聲故在聲為槎槎轉為查則是查者在聲之轉也猶之在之又轉而為裁為財也若曰察之轉則是又也差也察豈能轉查乎高陽遽色變乃復進曰察聲不轉查然而在即察也改查為察可乎曰不可老子曰其政察察亦惟察名不可居故以在字隱察名而轉聲為查若改察仍察察也然則查可乎曰可曰

此則僕之所未聞也夫字必有義査字無察義而有在聲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則道可盜也曰道固不可盜而在則可査不覩在又為裁乎在之為裁察義同也然而裁之又為財則無義矣裁可財則在可查矣裁之為纔僅義同也然而纔之又為才則無義矣才可纔則査可察矣高陽憫然謝而起其後三相錄試卷糊名然終不用益都相公薦于廷

上曰有著乎曰有曰何著曰資治文字資治文字何謂

耶曰字書也旁一相曰字書小學耳遂罷既而益都擬
再薦不得君曰小貞吉吾向不為大而為小此屯也然
而吉矣吾幸得歸矣初君到京時益都相公欲館君于
邸會邸客將滿中有一客鄉人也作字補一書内有觿
字註曰水雲角觿遂音妻而入角部中或以問君君曰
呂覽曰水雲魚鱗未聞角觿也客大恨遂沮之至是欲
再薦則同舍者再沮之君歸而逍遥仍與夫人相對坐
戀花觀書越十年庚午七月七日微疾卒子東女昭華

皆有才名越中閨秀舊稱伯仲商夫人其後伯商夫人女有祁湘君者繼夫人起而仲商夫人則昭華繼之旣而昭華名籍甚過于湘君嘉興曹侍郎曰自左嬪蘇若蘭後文章之盛無如徐昭華者昭華婿駱生名褰錦乃為詞曰

平原康樂席世勲兮將率妻子居之吳市門兮闔户著書其閒情兮如何翁思復舉明經兮區區小學等曲禮兮食肉食肝不如歸故里兮特負畚者非鴻妻兮老萊

童鴻反比之荀倩兮七月七日黄姑上天兮褰門虛左將駐此玅色身兮君有子過中郎兮千秋之室堂堂兮

誥贈奉直大夫都察院監察御史張公墓碑銘

張公諱鎮字庚生世居武强之王家庄初以子星耀貴贈戶部山東司郎中其卒時相國李公為誌其墓門久矣既又以次子星法貴贈監察御史會戶部君以俸滿出為寧波府知府飭幣造請謂含奠之石已礲墓左而獨不得文其陰念先生與任丘龐君同館同年而龐君

之舉制科則實予所薦士也今麗君有素書敬問先生
起居予敢藉麗君之請乞先生一言以大予工祝世世
何如予不敢辭按公以文學顯明制重文事而輕武備
及其季也盜賊充斥始飭督學使凡試髙等者必較射
學宫以定甲乙然率具文耳公弱冠督學曹溶試真定
已取第一及校射九中大驚謂此文武才起其等值崇
禎癸未河北大亂盜賊剽鄉閭公乃集蒼頭設�登臺
四瞭且出奇計襲賊營捕賊梟桀賊弟闖王家庄兵皆

却去既而京師陷公奉母闔土室棄文事武備不道每嘆曰吾兄弟三人皆以文章雄于時而予以稍健思出知計為救時之豪乃終不得遂豈非天哉順治三年稼部圈畿甸庄田為旗丁屯將入境公策馬赴行幕畫地抗論謂武强土陋居民並無屬阡畝再易不足稼圈屯未便反復詰難千餘言稼部義之當是時畿甸圈屯數千里獨武强免公家素封自謂推財不能如田文居鄉行義不能如王彥方則家食何為矣乃焚所責劵詢族

戚中無子女者爲之似續而分貲財以給之有不能婚塟者爲婚塟修學舍鄉祠之圮發粟賑歉代償官錢之不能輸者元氏平姓婦老寡有操無貲不能達于朝公集諸生告督學使請

旨旌之并爲造棹楔以高其門上谷劉生因塟親南遊凡附身諸物楄柎俱具獨不得一美大槨歸然髙侈以陰娛其親徘徊武强界公聞之感其意立予百金使買槨砥沐游之通途致遠近來觀以爲榮東明袁中書宦

家子也不得于縣令縣令劉剥之不已羅織他事蒯捕數輩出家人竄走公坐賈人車跡中書所在而苦葢之匿之車間驅而歸乃為舍養于旁縣營救備至伺事觧陰為治貲裝赴都值特開制科詹事府詹事沈君聞中書名薦之入試中上卷授翰林院編修時中制科者北直五人而編修居其一為之詞曰

公以文章顯而不于其身亦有武畧而惜不能救國家之屯乃散財肆志慷慨任俠而其志終不得伸吾所題者嗟乎此思賢之墳

刑部員外佟君夫人石氏墓碑銘

夫人氏石遼東人曾祖諱漢以滿洲籍當
定鼎之先從龍入關生子三長國柱阿思尼哈番次諱
天柱即夫人祖也爲關東總兵官有名又次廷柱固山
額真夫人父諱瑾即總兵公子以副總兵官守孝陵進
都督僉事母李太君
誥封夫人則故名將諱成樑曾孫大同叅將殉難諱向
尭女也夫人生最長其弟文郁侍御史文燦驃騎將軍

文賢侯補筆帖式獨夫人少有異姿且知書僉事公愛之密為擇配會大中丞佟公巡撫四川其子賦斌為刑部員外郎賢而有文遂歸焉當夫人歸時刑部君大父以宣府掛印大總兵家居中丞公撫蜀未能養也留君與夫人扶侍而宣府公卒中丞公聞訃將北還而奉旨留任守制君復以覲省從任所還發未及到諸凡視饍嘗藥以及含斂殯奠皆夫人一身主之其間豐約贏歉無不中度然且大母王太君春秋高不能隨任日夕

籍夫人進養寒暖勞逸審伺之不輟如是有年以故王太君臨終流涕曰世焉有扶侍之勤如吾婦孫者乎既而中丞公移鎮中州薨于官君與夫人偕奔喪所遺幼弟稚妹皆在繈褓夫人乃接受而鞠粥之以丘嫂而兼保母自毀齒垂髫以至笄丱未嘗須刻離左右迨治粧送姑登車結褵而夫人始以瘵病終也夫金閨之子生長嬌㛹不習家人事又所至名門巨閥兩家彼此各以富貴相矜髙誰則甘勤苦而嫺法則如夫人者然則夫

人亦賢已先是京師大厭時有師巫過門言某日當災至日地震以為驗夫人曰地震豈一家災乎此偶中耳斥之不與語及夫人有疾俗言師巫善祠神名曰跳神每跳師巫被錦繡念誦手擊神鞞腰繫諸鈴鐸而步搖之使聲與相應至跳畢覡神意當否不當然後扶病者徙跣至神前懇罪無不愈者或以强夫人夫人堅拒之曰死生在天豈一師婆能制之且吾生平無大罪自視瞭然乃欲以百年歸藏之身而徒跣衆前以延須臾吾

不能矣乃于康熙甲子十二月初七日卒距生崇德庚辰八月二十日享年四十有六以

覃恩誥封夫人子一時傑候補主事娶總督倉塲馬公如驥姪昭勇將軍雲漢女女三長適湖廣巡撫張公朝珍孫刑部員外聖猷子枚次適佐領公畢拉子户部員外薩木哈三適内務府郎中張公萬禄子鼎鼒係以銘曰

孝乎親而不惑乎神此庶士所難也而得之閨中之人

雖豐碑華窆罘罳墓門其瞭然歸藏者視此身

西河集卷八十五

西河集卷八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施君墓表

上之二十二年侍讀施君死于官將擇月日歸葬于宣城城南之牛喜冲以病臻時曾與予泣訣屬予為表墓之文而恐失記顧檢討髙君知狀至是檢討師孝子彦

恪来再拜述君命予思予與君締交有年今又同館微
命猶將以哀唸重累其生平况君命乎君諱閏章字尚
白宣城人順治已丑由進士授刑部主事當
世祖章皇帝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徽號頒赦天下君奉使廣西謁定南王于桂林
船發灕江會永明兵犯桂林殺定南王而東略地及平
樂君還至平樂聞變哭王于官亭將嬰城共守尹君揮
君行曰使臣無嬰城理君乃行抵家以承重居吳太夫

人喪服闕補員外郎大司寇劉君重君名一切部事皆屬之君引經折獄平反盈百而大憝終無倖者會章皇帝右文拔曹郎尤者克學使御試得七人而君為首因提學山東君嘆曰吾世嬗理學三傳而皆絀于諸弟子吾一旦抗顏為人師進退學者吾惴焉吾敢以俗學負家學哉故其取士必先行而後文且所在講學重儒術嘗過鄒平謁伏生墓覲其祠堂壁間所畫鼂錯受尚書狀慨然久之臨去垂涕示諸生謂經學已絕其授

受宜亟如此已奉

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故殘破袁無土著民聽流民占籍墾土而集其壯者萬人曰麻棚吉闗閱家聚文昌折桂兩鄉多保險吉水令捕其梟長髮廣袖檻車膠軍門君陳兵摐鼓金若赴市者叱縛其人屠首髮割其所衣廣袖衣而盡釋之予約令悔罪能招致諸所與者得不死其人流涕願如約于是自為文使持之諭兩鄉民兩鄉民感激爭請得一見君歸命而麻棚之在袁

者亦散去方是時永明兵猖狂轉餉最亟御史以逋賦檄君征輸君乃作勸民急公歌垂涕而諭之遍歷崇山峻谷間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阬嘆竹源阬諸篇以告當事當事咨嗟比之元道州之作舂陵行而民亦輸賦毋敢後君乃務休息每日旻一視事但對閣皂山支頤賦詩築愳樓于官廨之傍環以橘柚暇即與過客登臨其中出入屏干掫行部所在設講堂講學學者無大小從之如市會

廷議裁諸道使民留君者咸醵金建龍岡書院如祠君請君講學三日去初君駐臨江有清江環城下以其清也民過之者咸泣曰是江如使君因改名清江爲使君江至是民送君使君江上不能別復送君至湖會湖漲君所乘官舟御史所贈物也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填之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康熙己未

上初開制科詔丞相御史及諸郡縣舉天下學士備顧問者三相上君名

御試授翰林院侍講充明史纂修官會
日講員闕
上親出君名令補忌者沮之辛酉典試河南明年陞侍
讀奉
命纂修
太宗文皇帝寶訓時筆札既煩復以哭叔父訃時過哀
毀神氣澌散值望日
朝下端坐草馮恭定傳自午迄酉移按就檻隙草罷不

能起左右掖之至榻間若形存者然而卒無病越數月沐浴卒君數世以理學顯祖諱鴻猷曾從陳九龍先生暨石城焦澹園吉州鄒南皐游既死號中明子中明子子二長諱詧以君貴

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稱述明公則君父也君生而仁讓于物不忍好自下勤學而博于酬接口吃艱語詞顧論理便便聞忠孝事及羇人才士有失職者輒感憤忼慨涕泗隨語下嘗與同邑吳君赴春官試吳有

老母下第君已在第中相持而泣一若與之俱擴者友朋窮無歸疾病死喪自經紿膳療以及殯斂必周必具嘗禫服營友人窆慟如天倫且有梓其遺文碑其壟買田置宅以贍其子若姓者平樂守尹君嬰城死其子三十未娶君為娶之君嘗曰吾去平樂時放舟中流迴望尹君送予還其前後伍伯怨獸走旍蓋散盡獨一舉眇眇隨決眥沒吾至今思之而痛于心方君之道平樂也吳太夫人踰八十日計官程思以蠃日歸侍太夫人而

太夫人適以是年死然而猶幸及歸侍者初述明公孝
日與君母馬夫人謀所以事吳太夫人吳太夫人偶病
洟以為失溫叱馬夫人歸其家而馬夫人卒君初字叱
雲以是也其後述明公悔之然亦卒君從鄉薦還謀與
叔父砥園公歸馬夫人主祔廟而重傷父心將俟吳太
夫人命祔之惟恐吳太夫人將一日不懌可如何至是
使歸會
覃恩贈馬夫人為宜人賀者在門君以手據地號哭句

吴太夫人命吴太夫人命設豆上坐而坐述明公主于其傍食而囑之且令為文告于廟太夫人白首親挈焉夫人主同述明公主入祔焚黄贈宜人當是時君手據地行伏主前號哭不起左右皆哭賀者徬徨不敢進為之罷賀乃事畢而吴太夫人始減饍若有待者君家世孝友述明公兒時侍王父食食肉退而見吴太夫人以鹽虀膠筋驚且泣嗣後王父召之食不往王父怪問故嘆曰新婦有孝兒遂併賜肉君少孤育于叔父砥園公

已就外傅冬月隨羣兒履氷砥園公杖之而逐居塾外之土山寺塾師王君中明公老友也讓曰兄一孫而忍出之砥園公泣曰正惟兄一孫故然也雖然命之矣乃親就寺抱而歸君嘗官湖西砥園公視君君跪迎之有不悅必服冠跪終日俟其解乃起自中明公歷世創義田不就君仕無羸財獨積俸置義田二百畝繼其業君好忘分友天下士天下士多歸之典謁日入刺雖臨事必屏去趨迎與談移日景非語竭氣敗不忍已後進有

佳士力奬誘以成其名至所在善行興舉利濟其事煩不可得而載也君爲文數易其稿客在座即諮之推求施易或竟體無原稿字者要其文一歸于正雅其講學以體仁爲本子二彦淳彦恪能世其所學乃爲詞曰
惟君先閥起自石渠粵至尊道建坊于閭懿則代嬗以孝友于歷世而大爰産斯儒當其通籍陳汝臬事賦白雲
詞于赤棘下
朝重儒術予觀學使程文自齊講德于魯中秉玉節分

藩湖西戲瘍之後以煦以嬉獨其介節餔糟茹蘖過清

江者泫然而哀乃者

天子由制科召置之講讀式是來學云何前史編纂未

就特乞撰紀如歐陽九以玆筆墨雜置藩溷手足皸瘃

況戀親串于是哀樂中年大傷迨暮而衰亦惟其常君

之文章已貯石室君之德業堪表象闕其澤及人户口

能説㫬其世學昭于月日今啟輿旐將還故阡琢石載

事繼之以文惟愳石碣載罔克全謹標槩節以垂墓門

誥授御前二等侍衛拖沙喇哈番原任兵部郎中加一
級達君暨
誥封淑人錫克特勒氏墓表
皇清御前二等侍衛拖沙喇哈番原任兵部郎中達里
虎者穌鞈旗也少敏銳捷給善應事
世祖章皇帝器之授以內法一旦筆帖式哈番即漢所
謂內鑾儀衛者君出其知計才技典金吾諸衛以兢以
業內深其籌略而外肆其投蓋超距之能不數月閒遽

進君本衛他赤哈哈番即他齊哈哈番當是時君始以

佛保名改達里虎

救文所云初任內鑾儀衛筆帖式哈番佛保二任本衛

他齊哈哈番達里虎是也乃君甫受事值東人多逃舉

向時開原廣寧攻城略地所收鹵者往往掉臂去已設

督部侍郎于兵部專理其事而以君爲副理事官君制

軍詰奸佐大司戎糾邦國禁令比之列代軍司馬夏官

大夫之選頗得其任乃復以

開國天潢所繫良鉅遷君宗人府郎中分司咸事掌金
匱玉牒
上嘉其能仍改君兵部郎中復令以夏官大夫叅司戎
之要君竭忠辦事部無稽牒因累遇
覃恩膺
誥授者凡四而其妻錫克特勒氏亦從公累次進封以
為榮會擦哈爾布爾尼弄兵塞上君以候補司正官挺
身勦賊時遇賊大魯擦哈爾布爾尼率賊三千人用鳥

鎗為前茅以次抗戰而君遽策騎麾兵度嶺忽賊伏發嶺右衝而前衆倉皇間君率先奮擊且遣甲喇衡馳之大敗賊衆于大魯之溝特授君拖沙喇哈番准襲一次明年進二等侍衛又明年進二等侍衛拖沙喇哈番而其妻錫克特勒氏亦得以是時進封淑人康熙二十一年君女夫巴爾翰今户部郎中以君訃并狀來云某月日將葬君某塋而附錫克特勒氏于其傍請表之嗟乎君之刑于可考已因表之曰公初名佛保繼名達里虎

即達里胡錫克特勒氏即西克忒克勒氏系曰
惟君令質發跡卞韓從龍而起爲開國藩初授衛尉嘗
冠虎冠既佐司戎遂歷夏官爾時五屬金枝王欒籍君
司戚以資奠磐爰相睢鳩翩翩羽翰九伐正邦圻父是
觀乃遣小蠢盜兵塞垣敗之大會獻俘天安特厠親近
爲楨爲幹肇事羽衛終于期門況君治内厥有可聞庶
揚寵賚以傳貞珉

西河集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陳棨

西河集卷八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表二

誥授嘉議大夫陝西督糧道布政使司參政趙君暨

誥封恭人許太君墓表

君諱廷標字叔文别字雲岑杭州錢塘人趙姓高祖孝廉

公諱登官興安州牧從餘姚遷杭家焉孝廉公生光禄公

諱珙君曾祖也光禄公生龍驤公諱鈺為君祖龍驤公生
中憲公諱維清則惟君父君父官光禄寺丞而以君貴贈
中憲大夫且以別于曾祖之為光禄正者因稱中憲公中憲
公生七子一都督僉事一都司僉書授明遠將軍一鎮江府
知府一沔陽州同知殉難西山一甘肅鎮右營游擊將軍一
江安縣知縣而君生第三以明經起家除福建汀州府永定
縣知縣遷湖廣衡州府同知擢長寶分守道落職復從征
南兵督師軍前題授安普兵備道進布政司叅議管通省

驛鹽事調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廵廣肇南韶道以憂去服闋補長沙驛鹽道併理糧儲道事康熙戊辰遷陝西督糧道布政司叅政而以病乞去君饒于治術蒞事有體幹遇倥偬造次輒能顧盼給辦而受性惇誠袒胸膈示物所至感激故當試仕時海國初闢日扞寇却敵皆足以忠信來格即歷仕儲備多與强軍為周旋而不悞軍政不竭民力量其才地實可以大用而惜乎以監司終也方予在都時值君以服闋補長沙驛鹽道將行餞

君彰義門君偕其兄子進士承烈在座後至者見君風度灑然濯濯有儀表計其年不下六十猶前後審視與兄子不辨長幼暨予歸三年驟聞君乞病已還里急過之即不能一見若君真所謂盡瘁死王事者今其年某月將葬君某山之原既請予為文誌諸幽矣禮卿大夫葬必幽述其槩而顯著其德孝子不以子不文重請予表墓而予難之曰有是乎曰有之宋歐陽子之表李殿直眉山蘇氏為司馬溫公撰神道碑銘皆其人誌狀而

重句其文表之可按也然則何辭矣君少以文章名年弱冠未嘗習武事然而所在戰克以永定强寇介山海之間三覆而驅之且有束身歸命者當圍城時忽有人從賊中來曰何哉爾之以賊間我也曰非也吾以戍為賊然當吾犯時感公之不死而戍之也故來歸焉于是盡輸賊中情而賊遂以衰至若湘江多盜剽及官吏既已籍捕得其多人然猶諭以禍福貫之以自新第斬其渠一二人而餘俱散釋今之扶犁而為農者即昔之揭

竿而為盜者也聞之安普之役土官為梗君以監軍平

維摩彌勒之亂一時將帥怒諸城之為賊守者將殲之

以絕後慮君兾言譬之不聽推几而訶之不聽則大呼

曰

朝廷好生踰于虞舜今以民命寄戎行而恐以殘逞負

聖主意吾將啟督師使上聞矣時督師洪公經略五省

諸帥怵其言已之及君任廣肇肇俗喜為亂當西南多

故之後榛莽塞行路君行政之暇覘過抵所在而曲諭

之伺衆多䇿面然後捕其尤者伏之法及臨刑皆仰首稱君仁立屬黨羽使散去其感人如此其後湘東之變激于催科時公司驛鹽不相聞廵撫韓君亟檄君諭之君往而亂民皆涕泣悔罪一夕而罷至于鹽榷之覈郵傳之清糧儲之調度機宜緩急各中精勤而斂練古大臣莫過也君文具體要擬之西京凡文敎書檄及覲賔去復柬札皆手自濡削末年力小減藉手掌記嘗令其子為移文以事周章累數十詞不能達君覈以二語而

簡暢明析若以少勝人多許者其才思然矣配許恭人名家子助君政有成績孝于姑惠于宗族其事多别載以合塟故得並書有子八人以一後游擊將軍早卒餘七人皆仕有文名孫十六人或仕或幼曾孫九人未仕所謂能世其家者因為表之而並書其名于石曰某等

敎授江寧北捕通判吕公墓表

當予入郡為文社時有以兄弟揩名者曰三張三吕三張者張梯張杉張楞也若三吕則一為鉅烈一為相烈

一為洪烈兩家皆世家子弟而文采爛然每入社軒軒若豹羽之張于罔觀者竊指視如廹火爁離立不敢近而既而三張皆就木相烈容死鉅烈為鹽官訓導貧不得歸惟洪烈以記室從嶺南來見予而咨嗟曰先公死二十年矣方康熙辛亥已與先繼母龔安人合葬于孟蒳之原獨先母祝安人以先先公卒預瑩于謝墅之碁子山不能遷記先公葬時曾虚左一槨以待而未果也今已書安人支幹履以生時所御衣而填之壙中獨是

墓門之石將以俟冢兄之歸而並請之今老矣子猶吾兄弟行也吾請自為狀而子表之何如予曰然按狀呂系出四岳唐河東節度使延之其遠祖也自宋太師正惠公端二傳至中丞公誨有子守襲慶死金人之難而其孫大理寺評事公億負父骨南渡家于越州之新昌為新昌呂氏其後有貴義公者遷餘姚餘姚呂與李同音明初定户版里長謬呼呂為李遂姓李嘉靖間太傅文安公諱本以李通籍相世宗朝十三年及將致政乃

始啟奏請復姓方是時世宗重太傅甚先于餘姚建相國里第為别築一城居之復于郡治山陰地更造行府延袤若干區自廳事外比視為堂室從以謻房凡旁櫩離舍皆可容若干筵且作永巷從横之使負販蹈賫者得周行其中以故太傅公後一傳為祠部柏陽公諱究再傳為銓部少叅姜山公諱眉昌皆居山陰自銓部公子茂才公諱天成髙才早卒生公而頴異叒見頭角以為吕氏至公當益大故公母史太安人為郡守公諱繼

勲女知書能授經而祖母孫太恭人為尚寳公諱墀女甞與兄冢宰公諱龖弟大司馬公諱鑛者同館學博極羣籍下筆成文章遂敎公為文而身師之公旣善記憶一目可無行下復以受太恭人敎年十一作放膽文頃刻千言觀者皆咋舌去旣而就童試適史太安人服未除及除而府試已畢不得已冒仁和籍補諸生仁和故省會太傅故有宅在省會閒為舉人何氏所佔而公訟理之會學使歲試臚名入何氏買伍伯搜挾書為姦隂

以簡摺納公袖隨探而出以首公公抗辯不伏曰有嫁之者學使不能決下之府判府判受何賄遽于訟庭給筆札令試試題既艱甚乃故出重囚刑于庭譁譟噭嘈既以讋公心且撓亂之使思不得屬稍間囑伺者以曳白報公伸紙疾書略不加點庭鞫者未竣而文已成且直柱何陰禍狀判大駴揖公而退當公被陷時適祝安人以疾卒公四顧怏怏及娶龔安人往往文戰不利且不善事生產家中落會國家多故中原飢饉千餘里流

寇四訌自恃世家後慷慨當有以自效而進取無地無所用崇禎癸未入北雍旋以流寇破京城南歸止山東時南郡建號者畫河而守不得渡適季子洪烈有婦翁徐公者監靖南侯軍迎公渡河居軍中順治二年
王師下江南靖南侯死公與徐公還江南旅居會族父隨
王師者授高淳縣令邀公同行時浙東五郡已括民徒抗

王師公念家浙東旦暮不保高淳去家近或得隨
王師東渡作保全計因忻然偕行及抵縣縣典史遣隷
持文書來迎隷私抵家以後時當咎公固請免之既而
問故隷以婦娩對時暮食公勞以匕肉隷食竟連日公
去明日下雉髮令市民集廡厲譟于訟堂公促族父出
諭之族父遲回間忽壞門入梏擊者雨集公以腦受梏
仆而僵儼跳身負屋梁者俯見體横地裸其衣將加以
刃怖甚幾致墮幸刃不即下衆洶洶擁族父去抵暮衆

散覺身冉冉從屋梁降目瞑無所見頃之體蘇曰魂附矣急踰垣出則典史署也時衆已殺令典史知不免將竄去見公而驚旣知為令客遽唤兩隷牽公出遺獻以媚賊未曙坐月下公自念無死理且旣已生之寧又死仰月咤嗏拾敗紙拭面血臨拭一隷熟視叩頭曰恩公也幾誤公矣詢之曰公不記後時隷耶公生隷而隷恐殺之遂語他隷各解衣衣公乘夜負公出他境得免居無何江南開試場試流寓生可以為江南官者公試得

第四授江南江寧府北捕通判先是縣隷救公時公問其姓氏曰葉正甫也其後官軍平亂民無戮縣隷之從賊者正甫以救公脅公族父之子在軍問狀曰吾兄也釋正甫勿殺至是公以高淳為府屬因檄高淳令求正甫所在而正甫病死江南舊無督捕官因獄煩創設諸務山積公行以仁恕凡閲囚無輕重曲直多用貸免以為江南當喪亂之後民貧易犯法其罪皆可矜勿使究入一時翕然頌公仁會内院洪公故明兩浙督學使也

公試高等至是將薦公值頒春治春宴于堂江寧故留都地設京兆府自治中別駕以下皆屬吏每宴京兆席南向餘東西向今改尹爲守則守判敵體宜雁行列而胥史尚遵故京兆儀註已設席而公執不可將就坐吏席守心銜之未幾甲有訟乙入舊内剽掠者公按之無有遂直之是夜丹徒簿解帑金藩司昏黑不能前以公同鄉負金投公署辨明輸去守陰偵得之疑得剽舊内者財讞事不實遂摭以告臬及勘驗實訟不得財報無

罪而梟已先驗一日遽劾公去順治三年

王師渡績溪將下江東適徐公在內院軍中公亟趍軍門謁所以全江東者徐公初難之公以死請徐公言無他第遣父老詣軍前請命公曰諾及渡江入山陰界父老迎且拜徐公從容在傍向大將軍乞哀憐願勿屠城大將軍許諾立令封刃不復戮一人公是事頗秘至今尚相傳城隍神寄夢父老令迎于錢清之太平橋故封刃真隱德也既而大軍進婺州內院補公三衢教授隨軍行及至衢而徐公奉大將軍令先入城

撫抗命者為亂兵所殺公乃徒行求徐公屍時屍僵横路血漬狼籍無可辨公乃求其可記者辯得之為請殮請邮護之歸公在衢經年葺學舍修文宣王廟招徠諸生之竄伏者課以文文教大起内部聞公名移咨學使謂衢州教授與舊時江寧北捕通判同名氏是一人否學使遽以私人易公名公不置辨拂衣去公嘗曰吾兩次去官皆宜辨而不之辨且前此嘗不𨓏名猶嘿嘿豈甘以汚自居乎古者降其志辱其身夫猶是也又曰吾

世受顯爵思以紹大而竟止于是以視靈運之述祖德平原之揚世烈不無有愧然予與平原靈運同遭喪亡而予以卑棲獨保全首領以安其天年不可謂非天幸也其言如此惟是世祿之家多産才士而公承茂才公後繼以三呂皆曠代軼才而茂才公早卒公坎壈不偶三呂者鷹揚虎峙非不足蔭映一世而卒之蹉跎就老竟賫志以終其身悲夫公諱師著又諱王師字謫名容星其號也為人才大而意不薄少于學無所不窺下筆

銛利如鐵英之發于鉶而居之以厚好解人急每欲于人死中曲求其生嘗入友人幕平反大獄友人誚之曰君坐是失職而欲以是遺我乎公曰能生人雖失職何害閩擅岐黄術起友人死當江南亂時從高淳之蕪湖見道傍死人旣過思救之及還視則故僕也負之歸投藥而起先是茂才公少時工塡詞别號蔚藍生著㮕木園詞十數種爲吳江沈詞隱及同郡方諸生所推伏然雅不善歌公獨能歌且能言五聲六律七始九辨之學

故他著作甚夥皆屏去惟以傳奇七種行人間曰此羊棗也康熙甲辰七月三十日以微疾卒距生明萬歷已亥享年六十有六配祝安人州收金陽公孫女烏程歙諭心嚴公女年三十一卒生子三即三呂也繼龔安人台州水師營游擊將軍某公女年五十卒生子一煌烈孫七銘曰

惟公之德閟不以揚知公後人必保大以昌其子之友蕭山毛奇齡謹書其文于墓石之陽曰時呂公之藏

西河集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八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表三

勑封承德郎雲南永昌軍民府通判林君墓表

予入史館作土司傳歎西南徼外哀牢金齒諸域要荒萬里茀鞭蓛之已足矣乃復版户而長衆之曩時所爲流官者今且堂堂選人試仕其地士君子讀書談義亦安所自

侍會予請假歸而故人之子林生兆哲赴東曹選得雲南永昌軍民府通判則正值斯地時合餞國門徼視林生將之官了無難色獨咨嗟謂家有嚴君惟是晨昏遠隔可用為慮而其既之官即以兼知新興事積逋六七萬林生受其尊人教不忍敲朴而前任之在繫者纍頸無所愬咸謂蠻地果難治其尊人儒者迂遠不足以利世用林生遵教且太過恕恩赦自天下凡全滇七年逋負銀米蠲貸殆盡逋官之在繫者皆得釋人因誦林生賢能徼

天子恩
天子神聖能使下吏得自愛惠澤滂湃儒者雖迂濶未
必不見利於世也赴三年而其尊人以疾卒於寢又一
年林生歸葬涕泣請表墓嗚呼君諱瀾字觀子杭州人
先世自宋末由莆田來遷其始遷祖均仕元初為提領
官居於杭州之大井巷三傳至榮當明洪武初贈官通
議大夫長子才次子文永樂中官監察御史又次森封
太常正卿森生章景泰改元舉神童召試授中書舍人

天順間遷儀制員外郎歷山東布政使司左叅議進太常正卿與修憲宗實録及大明一統志續通鑑綱目諸書進階一品榮禄大夫詒祖父如其官森生應禧正德中授内閣中書舍人以忤瑾歸瑾敗起大理寺副歷尚寶卿遷湖廣布政使司布政使進順天府丞應禧生奇贈刑部員外郎奇生梓嘉靖壬戌進士由刑部員外郎改延平府知府遷雲南按察司副使整飭金騰等處進階贊治尹崇禎十年請祀延平名宦梓生逢春萬歷甲

寅舉明經廷試受官則君曾祖也君世居大井巷繼遷褚堂皆歷世仕宦曁祖長蔭父宗震承曾祖遺訓遷居倉橋閉户爭著書各以文章氣節見於時世每稱遜抗之後繼以機雲而君復承之值明季喪亂少年即漂泊干戈之際既以成童補諸生第一便棄去遍讀諸藏書目無行下搦筆為文章瞬息千萬言同硯者辟易不敢前君自薄小技每脱藁不一再視弟與坐客談孤虛之學駁之不勝退而盡發諸河東郭公南陽許氏之書討

練有年忽大悟遂肆惟演禽六壬奇門太乙遁甲及圖緯占候風角以逆刺諸物通驗若神每曰數雖小道能探精研微可以補造物不全之憾發生民未見之隱所繫豈細若夫君平布筭激貪勵俗亦在人為之耳名士有學何者不可以自見必以八比取富貴雖吾前人嘗為之顧吾非其人且夫人各有志也既而曰郎仲綴襲京氏易徒善天步表容師播星歷之筴要皆失師傅不得所始夫始之者天也惟齊姑臧侯為神武所封得金

韜飛俟玄象渾蓋諸術吾將用之以探其本源而知其所始於是窮古今天文七十二家之說倣璣衡舊軌按其圖目分躔而别氣其言災祥能使書墨入版而言晷漏則左右司晨司刻可以時應每於清夜子分登臺察雲氣占星辰順逆以之辨風雨明晦燠暘遲速之節且用之以定一歲陰陽損益之道其言多先見人或以西學難之荅曰使吾為五官正者吾能講太乙五紀八象三統諸歷以折取於中雖然吾甘與西學較尺寸哉乃

以杭俗好相地中外姻婭多籍口竹策未定露柩室不
掩連年累歲君過而咨嗟覓海角神經唐世所秘為金
匱玉柙回元天機者搜討其論説登山臨水躬驗諸吉
凶離合即以五行生尅二氣王衰推諸地道周親歸葬
者多得效去而于是塋者日以告即鄰人柩室皆為之
空乃復痛夭札疵癘無由拯救曩者軒轅著書上窮天
紀下極地理中知人事其間府藏陰陽經絡生死運會
升降皆可窮抽極繹發我神智漢張機云夫天有五行

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辟五府玄微莫徵變化不可擬
自非才高識廣安能剖晰幽遐盡其理致哉第洞垣湔
脘世無其人鍼石熨焫其法又不授雖諸家内經拨討
極備而論議浩博考索難竟即盧國難經與皇甫士安
甲乙諸著俱未能析其指歸而得其要領惟元人滑壽
作素問鈔一書頗稱簡切顧靈樞真經實先素問而末
得並著于世以相為表裏非闕事乎雖明末張氏彙作
類經已嘗蒐入而義例煩賾乃仍倣滑氏分類十二約

文五百汰其宂而貫其錯合靈樞素問為一書名靈素合鈔自攝生以至運氣定十有五卷為醫學宗㑹而黄岐不作凡伯髙雷公少俞仲文及長桑扁鵲公乘太倉諸學皆别為一途金石也而代以湯液耳目也而代以尺寸辨府俞而釋草木周秦以後所可考按者獨東漢張機一人夫証之難理莫如傷寒言理之可信則莫如張機之書今傷寒卒病諸論俱在人間雖前後倒置篇帙錯雜其中三陽三陰以及太陽少陽太陰少陰諸部

皆有紕謬乃博按典籍自靈素而下凡元化中藏稚川肘後北齊褚氏唐人孫思邈諸所著以至中朝聖方外㬥醫鑑合數千卷彼此相訂因採擇而論辨之以法次証以方次法即以說次方剳塵析杪輯爲傷寒折衷一書取二十七篇症外合二百五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共十二卷加類證八卷鏤版行世世爭購其書以爲準的一時名流如卿子張氏亮宸沈氏子由盧氏易園陳氏夔師潘氏輩皆互相發明以昌大其說而於是醫學

得大成馬先是兩書鏤板成凡數千葉為估人所藏而不戒於火時漏已三下家人欲往救板者君曰吾殫精力費歲月以成是書為利濟耳今鍥木甫竣而遽燬之是必有不足於利濟在也否則必勿燬詰旦估人來告曰居以内無不燼者而板乃獨免坊人有救他板者而誤出之也君為人沉默而談理侃侃若河流之東注然故下物動以古為期雖博極羣籍有叩必應未嘗以此詘坐客坐客雖不勝亦慰之去生平不二色不喜事家

人產産日廢顧志意高遠襟期落落然門以外事悉屏絶不以聞與學人遊學人皆稱之爲萊庵先生晚年耽于内典及養生家言澹泊寧謐與釋氏相對具有見解嘗曰肢體弛則誦黄庭以振之意見起則諷楞嚴以消之其多學而達如此君著書等身所存者于詩文有滄門集自娱集秦川雜詠酉冬雜著壬戌新鈔於經學有學庸集説論孟彙解古今聖賢録於史學有古今名臣經濟録讀史寫瑛録於雜著有武林雜志武林英賢志

西湖逸志林氏家乘輿圖津要廣輿志考其於天文地理星歷諸學則有五星辨難火坑珠寶圖說點穴歌地理微旨天玉正傳秘旨示掌歷較正元經餘編纂未就者不可勝紀康熙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卒距生天啟丁卯年六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五以

覃恩勑封承德郎雲南永昌軍民府通判娶沈封安人子六長即兆哲判永昌者君之封是也次聖則見任雲南黑鹽井鹽課司使以他後降服次兆異太學生次兆

杰貢監生次兆琪次兆德孫五啟瑚啟璉皆監生啟璿啟琛啟璵女三女孫七其所適所娶皆名族詳誌中乃表以辭其辭曰

古之鴻學以多藝名藝十得五而名已成至于百氏則匪所營彼談天者下逮九瀛紛綸噂沓有如集蠅況當瘵物上嗣阿衡誰爲爲之以著準繩君之先世代爲列卿乃獨高尚同魯兩生以博墳索不止嚘嚶果能觀察得天地并上擷天隱下達地靈中洞人則誰謂貞白不

足與京孝子筮仕能述父行墓門之碑千秋永貞

故明兵部車駕司郎中黄君墓表

君諱運泰字開平當明亡之日破産募邑中死士得五百人渡江叩巡撫黄君于軍門黄君閩人受其衆以同姓故弟呼之請于江南僭號者授君兵部車駕司郎中久之不得意視一時所為殊不道却而歸見子于土室曰江南事無成矣會馬士英奉福王太后奔杭州與故鎮東將軍方國安敗軍合拒

王師于西陵渡口因在江南時與君舊君饗之萬人山中諸養舍囷廪一空已而嘆曰與我餵此賊何如餵沙中蟲哉乃挈眷藏南山間闢其先人所搆園名文園者種桐養漆于其中晝課傭作夜即飲酒近婦人達旦不寐江東監國有以故官名君者却之順治三年王師下江東君乃出山以文章會天下名士天下名士東渡者悉館其家日以百十人設長筵于堂隨到隨就坐咄嗟而遍窮海陸珍錯之饌每大社入郡一切供張

廚傳皆其所治時嘉興南湖作十郡文會君連舟十餘鳴鉦吹鐃越郡名士皆載之以行甞與予撰越郡詩選庶常王君選四詩中一詩為郫城夜走題則明亡時庶常從賊中遯歸作也予為哀其遇因以右丞司户評其詩簡閭而庶常家人謂譏其從賊搆予怨家陰中予以隟然後遣人密諷君改所評語君曰此不可改也予與毛生共為此毛生即不幸有子在予能賣吾并賣吾友哉愈易購多紙染其板不絕居常無聊名能飲者一人

不問其所來與對坐各不出一語徐徐飲自朝至晡隤然不能動坐寐鼾齁客去不知也自後家寢落良田廣蕩半屬蕪潔文園數千頃亭臺池館半傾圮不復理或勸之節嗇君持杯長嘆曰當吾叩黃軍門時裹革者一月脫此時出關死于兵吾尚能嘸嗛飲此酒哉既而有病不能食危坐却飲啜十日一夕大醉卒方君卒時予尚未歸里君泣曰吾友在天涯能知别子在今日乎顧其子曰毛先生倘歸當請一言誌予墓他勿請也康熙

十年予客淮西君已出葬于天樂鄉應駕尖黄州府君之壠傍其子致書請誌墓不達曁予歸而墓門已閟乃承君遺志其子再拜口授狀請表之君所居名黄竹塘父上舍諱衍祚席世富厚以豪俠自喜而其祖諱可師者以國子籍中萬歷丙午北京鄉試丙辰登進士其鄉會墨義俱為世傳誦有名初仕行人遷刑部員外郎陞黄州知府而卒曾祖諱初元由監作上林苑苑丞贈刑部主事與弟希元中天啟辛酉鄉試者俱以詩文名于

時高祖諱世厚以國子籍中嘉靖戊午南京鄉試授江夏知縣時克湖廣鄉試同考官江陵相公㕘囑以少子入觧不許罷職歸里六世祖九臯中嘉靖戊子鄉試戊戌登進士拜㑹王相與王左右不相能謝去七世祖懌中正德癸酉鄉試授安溪知縣崇祀名宦君曰吾累世通籍如此吾何如矣君年四十二子五女二所娶所嫁皆名族康熙十九年友人毛生表其墓且為俵曰

西有黄竹今在東渡兮族居以黄氿江夏兮世本隆上

君適丁其汚兮子房破産不用爲家兮亦有良友天之涯海之角兮墓有宿草尚不能一哭兮今者歸來車過腹痛兮欲識其幽反爲之題其竈兮身其深深名者其聳聳兮嗟乎是樗里之塋兮苟無恙兮嗟乎此柳下季之藏兮苟無傷兮

錢唐李記室墓表

嘗從家明府許讀李東琪文嘆其博植不卑貶于雜文有逸氣是名才之鮮時習者及予官京師見其弟上珍

于馮儀部宅意度脩舉頯骨見如瘠鶴多讀書而往與山人者游若于衣羽家有所遇者曁予歸而東琪已厭世獨與上珍爲主客朕校往來久之上珍忽言曰予將游成都歸期未可知先生文致足禪世恐從此卓遠相見罕念先人有隱德當

鼎革之際徵書四下不得已應徵爲檢校大使卒以非其意旋棄去而生平好古疏記天下事無所試以康熙八年己酉五月二十六日賫志以殁距故明萬歷癸巳

生時春秋七十有七而無所傳述即次年九月七日卜葬于錢糧司嶺之新阡亦並無誌石瘞于墓不孝之罪著矣今幸交先生先生能無出一言表之遂手狀再拜子誦狀稱居譙李氏有武毅公者從明太祖開國積戰功為將軍而虎賁公繼之遂領虎賁衛世襌勳爵奄至武略公以食采于浙始遷錢唐豐寧里凡十世以詩書代興數矣自北渠公傳敬渠公而公生單傳鮮兄弟娶謝生式金早卒其次式玉即東琪也又娶馬生式璉則

子所交字上珍者又娶沈生式瑚凡四子皆名下士而二爲予友至公卒之歲遂有孫十曾孫八而十孫之中有名成輅字宏載以康熙癸酉登兩浙鄉榜者則又予兄子同年生也然則予之于公其世交若此雖不文又何敢辭獨是公在前朝時抱其所學思有用嘗爲本省廵鹽侍御史記室參軍值崇禎改元秋颶風發海水上涌浙東西田廬皆蕩于水即滷地頃渫牢盆竈㠠盪若浮梗公把筆繕疏力請廵鹽者馳奏捐課若干既而鹽

運司齒邊引官牘悉燼于火運司將得罪而公代為疏寛之會倭寇初平海上籍鹽徒若干指為盜皆坐以辟讞上爰書堆垛不能釋公晝夜檢閱所上凡萬紙刻求其可平反者遂徼減其半新安巨估吴氏以觸忤海虞鄉官囑侍御史殺以事以侍御史同年生也公執不聽曰豈有以私怨僇無害者時私販充斥法漸弛公力為整飭使積引泉流不少壅滯嘗清覈帑庫有羸金萬兩在常賦之外皆疏引之後所增入者而公仍具疏請給

邊軍總制傅宗龍義之移書曰邊實壙積士氣不先久矣若朝廷得士盡如君者何憂兵事哉其經術有用如此公嘗居貧與友人共估友亡司計者侵蝕其貲本殆盡友家請各歸所賸公曰不幸而友亡彼寡也所餘何幾而尚忍分之乃不取一錢振袖歸若無有者公諱干霄字卓如初諱立志表曰

時李記室之塋表而述之以見其平生

西河集卷八十八